

梦断红楼月半残

曹雪芹

的一生

四



徐淦生◎著

人文艺术出版社

长篇历史小说

梦断红楼月半残

——曹雪芹的一生

徐淦生 著

四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远处飘荡着一只渔船，渔翁举篙点水，吟哦着凄婉的渔歌：——

半生辛苦半生愁哟——

半生泪水洒江头。

大江不解渔人苦啊——

欢欢腾腾向东流。

李鼎听罢感慨丛生：“唉——渔歌凄婉，孤雁哀鸣，江涛汹涌，朔风生寒，倒也发人诗兴。”他仰望长空，口占一绝：

渔歌唱晚雁失群，

壮志难抒悔素心。

一叶孤舟烟浩渺，

无锁无枷待罪身。

日已黄昏，乌雀归林。忽然一阵狂风，只吹得乱云飞渡，江风裹着碎雨飘然而落。李鼎顿觉通体生寒，他举目四望最近处只有三间茅舍，屋顶上冒出一缕炊烟。

李鼎紧跑了一阵，躲在茅舍檐下避雨，谁能料得到这雨越下越大，李鼎只好叫开茅舍的门，请求人家让自己进去避避雨，开门的人是一位布衣儒生。这儒生很有礼貌，把李鼎请了进来，寒暄之后分宾主落座。



这儒生给李鼎盛了一碗热米汤：“老夫子到这荒凉的江边，是来散闷的嘛？”

“我看先生是位诚实的读书人，故不相瞒，我是去江北驿站，打听十年前江宁织造曹家，在京中又遭籍没的消息的。”

“江宁织造曹家……”这儒生听后有些动容。他上下打量李鼎一阵：“不敢动问，老夫子高姓大名？”

“在下姓李，单字名鼎……”他发现这读书人很想知道的更多，便补充了一句：“当年苏州织造李老爷，便是先君。”

“噢！久闻大名，失敬！失敬！敢问李老夫子可曾听说过，已故江宁学政温剑臣这位老先生嘛？”

“哎呀！不单听说过，我们还是老相识啊。当年我每次从苏州来江宁，我们必有诗酒唱和。”

那书生听到这儿，霍然而立，转过桌角一揖到地：“老伯在上，容晚生重见一礼。”说着就要跪下磕头。

李鼎急忙起身抱住：“还没请教先生尊姓大名，怎敢受此大礼。”

“温学政是晚生的恩师，我叫施清泉，从五岁就跟恩师读书，名为师徒，情同父子。恩师升天之后，我也万念俱灰，决心不涉仕途。在前村设帐教读，无非糊口而已。”

“那，先生一定知道温老夫子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吧？”

施清泉走到门边，双手推开房门，用手一指，但见一座孤坟及温剑臣的墓碑，在风雨之中埋恨江堤。

李鼎百感交集，一阵激动，不顾风狂雨暴直扑坟前，拜



倒于地悲声大放。

清泉拿了一把雨伞追了出去，为李鼎遮住风雨，口中大声地喊道：“恩师泉下有知，当感鼎老义胆侠肠。”

一夜风雨未停，李鼎进不了城。只能留宿施家。

嫣梅自然焦急万分。偏偏晚饭后尹大人又差家人来请李鼎，过去下棋。嫣梅并不隐瞒伯父去江北驿站，打听消息的经过。那家人看看窗外：“这雨怕是停不了啦。姑娘一个人过夜只怕欠妥。我回禀一声，请夫人派个丫头过来陪陪姑娘吧。”

嫣梅连说：“不必麻烦夫人了，我一个人能行。”

那家人未置可否，打着雨伞走了。

果不其然，二更刚过，嫣梅正在灯下读书，忽然窗外传来一阵雨点儿敲击着雨伞的声音，接着是一阵女孩儿的笑声：“嘻……姑娘还没睡吧？”话音未落，房门已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丫环，名叫银红。

嫣梅连忙迎上去，接过银红手里的雨伞：“银红姐，快进来坐。”

“大人知道李师爷今天没回来，夫人就让我来陪陪姑娘。”

“真是得谢谢夫人，也得谢谢银红姐。”

两个女孩儿说了会子闲话，已是时交三鼓了。于是二人进到里间屋，脱衣上床准备入睡，嫣梅脱了外衣，露出项间的碧玉麒麟。银红一见，一声惊叫：“哎呀！您这只碧玉麒麟跟我们姑娘的那只，竟是一对嘛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

“您摘下来，让我仔细瞧瞧。”

嫣梅摘下来递给银红，银红正反两面仔细看过：“没错，这两件宝贝定然是一对儿，两个麒麟头顶着头，分明是出自一人之手。”

这件事说过之后也就过去了。嫣梅、银红熄灯入睡。

翌日破晓，雨过天晴。李鼎归来告诉嫣梅遇见施清泉及找到温剑臣墓地的经过。嫣梅也很感叹了一阵子。

时序轮转，韶光流逝。弹指一挥间又是一年多过去了。有一天李鼎从尹大人的书房回来，脸上变颜变色，又惊又忧，刚一进门就抓住嫣梅的手说：“孩子，尹大人给咱打听着你表哥他们的消息了。先说他们家有位姑娘带着丫环出家为尼，死在庙里。接着是你表哥成亲那天抄的家，你表婶悬梁自尽，你表叔死在天牢。抄家的原因，还是为那对金狮子，它怎么就跑到理密亲王府里去了呢？”

“我表哥呢？”

“生死不知，下落不明！”

“啊！表——哥！”嫣梅一声呼号，昏厥于地。

“表妹！”雪芹一声惊叫，从梦中惊醒。

如蘅急忙爬起来，打火点着油灯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雪芹醒过来了：“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一只小船被惊涛骇浪打翻，站在船上的人正是嫣梅表妹。”



“唉——梦是心头想，前两天你不是思念他们爷俩了吗。故而才梦有所见。至亲骨肉在所难免。天也快亮了，再躺会儿吧。”如蒨要去吹灯。

“等等。先别吹灯。你刚才说至亲骨肉，又让我想起姑爸爸来了，上回去王府一是老福晋病得很重，二是让我气得不轻。我虽然没错，可老人家不能明白。你说得对，毕竟是至亲骨肉。我想去再瞧瞧她老人家，但则是……我又怕招悠生气。”

如蒨想了想：“依我说，还是应该去一趟，记住一不许顶嘴，二也别辩解，三能认错的事儿就认错。譬如，说我是私奔来的，那就算是私奔好了。”

“噯！你还真够宽宏大量的。”

“哎——卓文君跟司马相如可是真私奔，传为千古佳话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快吹灯吧，天都亮了。”雪芹披衣坐起：“我该上王府挨训去啦。”

雪芹来到平郡王府，言明自己要拜见老福晋，等了一会儿来迎接他的不是福晋的陪房，而是王府的管家。管家把他引入客厅，请雪芹坐好，然后单腿打千跪在地下：“回表少爷的话，老福晋上月初八，申正升天了。”

“什么?!”雪芹霍然而立，声泪俱下：“你们这帮浑账东西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四九城奴才都找遍了，可找不着您哪！”

“呸！我岳父在内务府当差，难道也找不着吗？”



“回表少爷，奴才不知道啊。”

“放屁！”雪芹“啪”的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：“你们府里就没有人知道陈辅仁是我岳父吗？你们是存心不告诉我。小王爷呢？你带我见我表哥去。”

“王爷今天在军机处该班。一去就是一昼夜，十二个时辰。”

“这件事，完不了。你告诉他明天我还来！”雪芹说完一甩袖子走了。

晚上小平郡王回来了，坐在自己的签押房，听管家回事。

管家装作很委屈的样子说：“表少爷大发雷霆，把奴才骂了个狗血喷头，还给我了一个嘴巴……临走的时候，差点没把桌子拍碎喽！他说：明天还来，跟您算账来。”

“呸！还反了他啦，明天我等着他，不好好训训他，他还要翻了天哪！”气得福彭喝了口茶，把盖碗儿往桌上一顿：“不好好读书，不求进取，身杂优伶去当戏子。人家荐他进宗学当份差，也不错嘛，他居然写淫书毒害宗室子弟，革除了，是轻的！有一回我遇见内彦图了，人家不知道曹霭是我表弟，才说那书写的让人不堪入目，说得我这脸上直发烧。他如今是吃喝嫖赌定而无疑！老福晋就是让他气死的！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，他还敢来找我。反啦！真是反啦！你马上派人去把他给提溜（diliu）来！”

管家见状故作惊恐，赶快单腿打千跪在地下：“王爷息



怒！请王爷息怒！常言说得好啊：‘山河易改，秉性难移。’表少爷又不能天天在您身边儿，偶尔一见，训上两句，只怕是无济于事吧？表少爷不懂规矩，不知礼法，再顶撞您几句，把您气出个好歹的来……王爷这一天日理万机，为了国家大事，忙还忙不过呢？何苦找这种闲气生呢？”

“唉——”小平郡王长出一口气：“真像人家说的，这曹家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明天他来，给他五百两银子，你打发他走算啦！”

管家急忙撩衣站起：“别！王爷千万别赏银子。治这种浪荡公子，奴才有一字良方。”

“什么一字良方？”

“饿！”

一个字把个福彭给逗乐了：“行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果不其然，第二天的午饭后雪芹又来到平郡王府。在客厅里一直等到黄昏以后，也不见表哥下朝回府。急得他在屋里往来回踱步。

这时管家用托盘端来一壶新沏的酹茶：“表少爷，我又给您换了一壶新沏的，这是上好的云南普洱，消食化积，您尝尝。”说着给雪芹倒了一碗。

“你们王爷怎么还没回来？”

“回爷的话，王爷虽然没回来，倒是打发回来一个跟班的。说福建有反情，圣上钦命王爷去镇守边关，平息逆匪，



您说得咱回来？”

“废话！我知道得多咱回来。”雪芹站起来往外就走。但是他走到门口又站住了。转过身来：“我想借几十两银子，嗯，四十两吧。”

“回表少爷的话，几十两，几十两的我可做不了主，您要想用个三千、五千（读“吊”）的，我还能跟账房商量商量。”

雪芹一言未发，走出客厅。

雪芹往外走，管家跟在后边相送，当他走出王府角门儿的时候，角门被破例“咣当”一声地关上了。雪芹心里为之一震，一股酸溜溜的滋味涌上心头：他叹了口气，抬头看看日已黄昏，为了赶在关城门之前能进城，只好加快了脚步，可是没走了多远，后边有人在喊：“表少爷！表少爷！前边走的那位爷，是曹老爷家的表少爷吗？”

雪芹一听，叫得这么准确，只好站住脚步。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个老马夫。一身褴褛，小辫常年不梳，都擀了毡啦。腰里系着根褡包，也分不出是什么色的了，手里拿着一个酒葫芦。这人说：“是表少爷吧，别瞧您如今已然长大成人了，这脸模儿可没怎么大变，要不我怎么还认得出来您哪。您不认识我了吧？我是老王，他们都叫我王秃子，哪当儿，您跟小王爷出城骑马玩去，都是我跟着当差……咦？表少爷，都这么晚了，您怎么不在府里留饭哪？”

“……我回家。”

“回家，如今您住在？……”



“砂锅门外头，小卧佛寺。”

“我的爷，您说什么哪，您也不瞧瞧老爷儿（指太阳）您就是赶到砂锅门，也关城门啦！府里不能不留您过夜呀。您甭着急，我给您叫门去。”

王秃子说完扭身就走，但被雪芹一把抓住：“王大爷……”他鼻子一酸，抬起头来游目不顾，没让眼泪滴于腮下。

王秃子愣住了，他万万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场。老头子一阵义愤填胸：“得！明白啦，我全明白啦！今天晚上您就把您交给老奴我啦。喝，咱有大酒缸，吃，咱有二荤铺，住，马棚里咱有一间窝棚。”老王拉上雪芹就走。

“王大爷，我……咱不说了，可您也不富裕……”

“您就甭跟我客气了。倒退些年，我王秃子要是请表少爷上大酒缸，人家不是说我疯了，就是说我撒吃症哪。您就听我的吧。”

他们来到一家大酒缸，老王给雪芹安置好坐位，自己来到柜台前：“爷们儿，先给烫二斤远年的陈绍，你们有什么酒菜儿，全上。轴儿戏是让间壁儿二荤铺送过来四十包子，一大碗酸辣汤。”

“秃大爷，您不过啦？”酒保跟他开玩笑。

“少废话，今几个有贵客，再让你媳妇给掂排四个热炒。”

酒保冲王秃子一伸手。

“干吗？”

“银子。”



“呸！放你妈的狗臭屁，自打你爹开这个大酒缸那天起，你秃大爷喝酒给过现钱吗？不都是三节算账吗？今天你小子吃错了药啦，敢伸手要钱。我把马圈里的马都给你赶来，踏平了你的大酒缸！”

逗得酒座儿哈哈大笑。

雪芹当夜就住在王秃子的窝棚里。第二天醒过来一看，小炕桌上已然摆好了烧饼，果子还有一小锅豆腐浆。

老马夫从门外背进来半口袋粮食。他把口袋搁在草铺上：“表少爷，老奴别无所赠，我给您半口袋黑豆。您可别生气，说这不是给牲口吃的嘛，怎么让我吃啊？您要是这么想可就错了，您得想，大骡子大马一天出多大的力呀，吃了都管事，何况人呢？有位说评书的老先生，他把黑豆蒸了，再炒干了。说一段儿书就吃十几个豆儿，说一段儿再吃十几个豆儿，六十多的人了，满面红光，津液不断。您把它带上，就拿它当人参果吃吧。哟！豆腐浆都凉了，您快请。我起的早，得喂牲口，早偏了您啦。”

“唉！王大爷，您可让我说什么好呢？”

“什么都甭说。您记住喽，一会儿冷，一会儿热，这就叫‘世态炎凉’。热的时候别忘了凉，凉的时候也别忘了热。其实人生百年冷也好，热也罢，无非一场大梦。”

雪芹频频地点头，感叹老人家的几句至理之言。

老马夫把雪芹送到马厩门口，把黑豆口袋放在地上：“您等着，我给您雇辆车去。”



“可别！”雪芹拦住老马夫：“二十几斤重的东西，我一个大伙子还扛不动吗？雇辆车，到了地方我还真给不起人家车钱。”

“得，那我就多送您几步儿。”老马夫跟雪芹两人抢了半天黑豆口袋，还是让老马夫抢到了手，扛在肩上。两个人在大街上，边走边谈。

“表少爷，有句话，我掂量了一夜啦，还是想跟您说说。”

“您说，您说。”

“有人给我荐了份差事，在一家当铺里打更。一个月四两银子，一天两千钱的夜宵钱。一个月可就是六十千啊，也合小二两银子哪。比我在王府里多拿着一半儿哪！可……我没去，没去。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倒不是怕钱多了咬着我。我是舍不得我那几匹不会说话的老伙计。那天晚上我给它们添夜料的时候，跟它们说了。我看这些哑巴畜生都眼泪汪汪的，我就没答应人家。”

“您跟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也看出您眼下的处境来了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，暂时的委屈委屈？”

“去，我去，我还是能熬夜儿。”

“得，明天午时三刻，我在东四，北边的牌楼根底下等您，咱不见不散。”

“行，就这么办了。”



第二天他们在东四牌楼见了面儿，一块来到了当铺。

当铺的更房，里外间两间小屋。

当铺的三掌柜把一只怀表放在桌上，跟雪芹说：“您今天就来，请您来说是打更，其实只打更不用打刻。我们不为报时，只为防盗，夜里您打着灯笼多溜达两趟，比什么都强，一看您就是个老实人，而且年轻力壮，正合适，好好干，到年底咱们柜上还分红哪！”

雪芹接过梆子、怀表：“谢谢三掌柜的指教。”

“听说您念过不少年的书，柜上账房还缺一位帮账，只要您干得好，到年底我跟大掌柜的说说，八成能行。”三掌柜说完走了。

雪芹回家跟如蓓说明原委，定更天以前赶回了当铺。夜深更深，当铺的大院一片漆黑，雪芹提着灯笼，敲着梆子四处察看。天寒月冷阴森可怖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雪芹回到房中独坐，独自一人不堪寂寞，室内虽有短榻，但雪芹躺了躺又站了起来。

坐在桌边还打瞌睡，他用冷水擦了把脸。

实在闲得无聊，拉开抽屉乱翻，意外的发现有纸有笔，半块短墨和一个砚台盖，雪芹十分高兴，点水磨墨，用笔蘸饱了墨汁，但又不知道写点什么为好。

他突然在一张纸的左半边写下“戏文”，右半边写下“小说”。“戏文”栏下又写了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……一人一事……金陵十二钗一人一事，难道要写十二部戏文……



打簧表报时四点。雪芹只好提上灯笼，打更去了。

雪芹打完更，回到小屋坐下喝点酒取暖，他边喝边想，又拿起笔来写道：“写小说可自由多了！起、承、转、合、情、节、穿、插！”他觉得挺兴奋，把笔往桌上一拍，墨星四溅，抓起酒瓶猛喝了一气。然后在纸上写了许多小说，小说，小说……一个比一个字大。

转眼之间，秋已经很深了。这一天，雪芹提了一只竹篮子来到当铺该班儿，在院子里正好遇上三掌柜的：“噯，这是一篮子什么呀？”

“夜宵，夜长了还真饿。”

“还有纸、笔、墨、砚？”三掌柜看了看。

“防着犯困，练练字。”

“好好，真是个读书人，去吧，去吧。可别喝多喽。”

“噫噫，您望安。”雪芹说完回到自己的小屋，跟往常一样照着更次打更。三更天的更次打过之后，他挟着梆子，瑟缩着身子，提着灯笼回到更房，可他意外的发现有个穿着一身破棉裤棉袄的人，坐在自己每天写书坐的地方，好像是在看他写的文稿。

雪芹吓了一跳，心里想：这不是贼吗？

雪芹没敢声张，轻轻地退出门外，用锁把屋门给锁上了。锁门的时候弹簧咋巴一响，把贼给惊动了。他赶紧来到外屋门口请安：“这位爷台，您放了我吧，我不是贼！”



“不是贼你干什么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我，想偷东西，可还没偷着哪。看您的书写的极好，把我给吸住了。”

“你有凶器没有？”

“有有。”

“扔出来！”

“嘘嘘。”贼人扔出一把裁纸的薄铁刀片。

雪芹拿起来看看：“这是凶器吗？能杀人吗？”

“这位爷台，没您不圣明的，我要有钱买能杀人的刀，我还出来偷东西干什么，再一说，我连只鸡都不敢宰，我还敢杀人吗？”

雪芹差点儿没乐出声来。把门打开，掏出几千钱来给了那贼：“你走吧，干点正经营生。”

“我也是读书人，可是找不着一份正经营生，孩子饿得嗷嗷叫……”

“好好好，这还有块碎银子也给你，你走吧。”

“谢谢这位恩人啦。”贼要给雪芹磕头，被雪芹抱住：“快走吧，别让人瞧见！”

“哎，恩人哪，还得劳您趟大驾，把街门给我开开。”

“啊！贼大老爷，您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天擦黑儿，溜进来的。”

“门上三把大锁，我又没钥匙怎么打开？”

“哪？……对了，有梯子没有？”



“得，我给您扛梯子去。”

雪芹把梯子靠在墙根儿上：“请吧。”

贼人一安到地：“多谢恩公了。”

“您的礼儿还不少，快请吧。”

“瞧瞧。”贼人上了两节梯子又下来了：“我一定得跟您打听打听，您写的那套书叫个什么名儿？”

“《金陵十二钗》。”

“好，名儿起的也好。”

“你快走吧，让人瞧见，我的饭碗子就砸了！”雪芹说着把贼人推上梯子。看着他爬上墙头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了下去，把贼摔出一句小说上的话来：“这才是训有方，保不定日没作强梁！妈呀！可摔死我了！”

雪芹实在憋不住了，居然乐出了声来，又急忙捂住了自己的嘴。

秋雨淅沥，风敲窗棂。更房里的小桌上又堆了不少的书稿。残烛光下，一张纸上写着四句诗：

秋花惨淡秋草黄，

耿耿秋灯秋夜长。

已觉秋窗秋不尽，

那堪风雨助凄凉。